

## 從「梅瑟舉蛇」的敘事論 宗教療癒的心理向度

王維瑩

輔仁大學宗教學系博士生

### 提要

不同宗教面對疾病不約而同地認為疾病的成因和心靈的狀況密切相關，本篇論文從戶籍紀廿一章四至九節梅瑟（摩西）舉蛇的記載探討身體療癒的心理關聯。第二段探討這段故事在文本中的記載。第三段探討在古代宗教世界「蛇」所象徵的形象。第四段從心理學的觀點，探討「蛇」的象徵意義，被蛇咬的人得到療癒的心理因素，他要在與神、與自己、與別人的三種關係中尋求醫治。

梅瑟舉蛇的故事讓我們再次思考心理因素對於身體密不可分的影響力。

關鍵字：宗教療癒、梅瑟、蛇

## 前言

2008 年 12 月 13 日政治大學伊斯蘭思想與文明研究中心舉辦了一場「宗教療癒面面觀座談會－從蘇非療癒（Sufi Healing）談起」。由輔仁大學宗教學系蔡怡佳教授主持，參與者有來自天主教聖家堂的張順隆神父、從事伊斯蘭教研究的政治大學林長寬教授、從事佛教研究的南華大學蔡昌雄教授、從事道教研究的真理大學張家麟教授和從事自然醫療的完全優整合醫學診所林承箕院長。

在這場座談會中，來自不同宗教領域和從事自然醫療的研究者不約而同的指出「心」對身體健康的重大影響。林長寬教授說：「萬病從心生」。張順隆神父說：「一個人要得到自癒，先要悔罪」。蔡昌雄教授說：「萬事萬物隱然相連」。張家麟教授說到和宗教療癒有關的密契主義。林承箕醫師說到主流醫學處理身體疾病遠多於心靈失調，偏物質層面的化學或物理性毒素，和偏心靈層面的心毒，一點一滴地堆積，腐蝕了身心健康。<sup>1</sup> 座談會中介紹了《蘇非療癒》這本書，作者哈金·莫隱丁（Shaykh Hakim Moinuddin Chishti）指出「倘若我們對疾病的探索夠深入，便會發現所有疾病背後的成因都源自於心靈。」（2008：43）從中國傳統醫學來看，人的思想和身體是密切相關的，《黃帝內經》有言「天有四時五行，以生、長、收、藏，以生寒、暑、燥、濕、風。人有五臟化五氣，以生喜、怒、悲、憂、恐。故喜怒傷氣，寒暑傷形。暴怒傷陽，暴喜傷陰。厥氣上行，滿脈去形。喜怒不節，寒暑過度，生乃不固。」（吳昆，2001：23-24）不同宗教學者的談論，以及自然和中國醫學的看法，可以看出來人的思想和身體是密不可分的，宗教信仰無疑地對人的思想有極為重要的影響。

---

<sup>1</sup> 座談會地點在安那托利亞－福爾摩沙協會（AFA），筆者參與了這個座談會。

自古以來，宗教和醫療就密不可分，林富士在《中國中古時期的宗教與醫療》一書中舉了 23 個巫覡醫療的案例，六朝巫者通常將生病的原因歸諸於鬼神作祟，若細加區分，可以分為六種：一為亡魂（主要是厲鬼）作祟；二為鬼魅（物怪）作祟；三為鬼神憑附；四為鬼擊；五為鬼神責罰；六為觸犯禁忌。（2008：452）在魏晉南北朝時期，道士、僧尼、俗師（包括巫者和術士）和醫者共同占有當時的醫療市場。他們的醫術各有特色：道士用「章奏」；僧尼用「齋講」；俗師用「解除」；醫者用針灸和藥物。醫療是各個宗教（道、佛、巫）主要的社會活動。（2008：206）

宗教療癒的話題使筆者聯想到希伯來聖經當中梅瑟（Moses 摩西）舉蛇的故事，這個故事因著新約聖經記載耶穌用「梅瑟舉蛇」比喻他自己將被釘死在十字架的犧牲，<sup>2</sup>而成為基督宗教很重要的預像。古代以色列人在梅瑟的帶領下，離開埃及走向天主的應許之地客納罕（Canaan 迦南），在曠野中以色列民抱怨上主給他們的食物輕淡，上主使火蛇進入百姓當中咬死了許多人，百姓哀求梅瑟，上主要梅瑟做一條火蛇，懸掛在木竿上，並規定，凡是被蛇咬的人，只要一看這蛇，就必得活。為什麼上主要梅瑟做一條「蛇」，而不是其他的動物或物件，「蛇」是否與當時宗教療癒的概念有某種連結。被火蛇咬的以色列民只要看了這蛇，就不會死亡，信仰者解釋這是上主的醫治，但是在上主醫治的過程，宗教帶給人的心理療癒可能有很重要的影響。

關於這方面的研究文獻，在台灣付之闕如。筆者查考了數十本有關戶籍紀（Numbers 民數記）的注釋書籍，並以數個關鍵

---

<sup>2</sup> 若望福音（John 約翰福音）3:14-15「正如梅瑟曾在曠野裡高舉了蛇，人子也應照樣被舉起來，使凡信的人，在他內得永生。」引自《思高譯本》（《聖經》，1968：1643）。

字查考外國論文，尚未看到學者以心理影響的觀點談論這段經文言及的療癒現象。

本文首先敘述這個「梅瑟舉蛇」的故事，然後就考古學的發現和古代民族的神話去探知「蛇」在當時的宗教脈絡中的象徵形象，最後，探討「看蛇」這個動作，使患者透過心理治療達到身體痊癒。為了方便使用不同聖經版本的讀者，文中使用的名詞以《思高譯本》為主，另以括弧寫出英譯和《和合本》譯名。

## 壹、聖經梅瑟舉蛇的記載

聖經當中的戶籍紀廿一章四至九節記載了「梅瑟舉蛇」的故事，對於聖經敘事的理解，如同林子淳對於利科(Paul Ricoeur)的研究所言「我們認同利科對聖經敘事的理解，即它雖然包含了歷史性元素，但本質上為一種見證文本，則我們更可直承，猶太教與基督教的特點，並非其為『歷史』的宗教或對『歷史』的詮釋，而是其講故事的特質，引領歷代以及今日的信仰群體，由聽故事繼而成為一繼續傳講故事的群體。」(2011: 146) 梅瑟舉蛇的故事乃是以看似歷史的文本，敘述猶太信仰群體的見證，後來由耶穌以己身詮釋，基督信徒繼續傳講。

為了使讀者方便對照不同譯本的差異，並注意筆者所要強調的各種「蛇」的表達和兩個「看」的動詞，以下分別引用《和合本》、《思高譯本》和筆者的翻譯，並以底線標示有關蛇的字和這兩個動詞。

他們從何珥山起行，往紅海那條路走，要繞過以東地。百姓因這路難行，心中甚是煩燥。就怨讟上帝和摩西，說，你們為甚麼把我們從埃及領出來，使我們死在曠野呢。這裡沒有糧，沒有水，我們的心厭惡這

淡薄的食物。於是耶和華使火蛇進入百姓中間，蛇就咬他們，以色列人中死了許多。百姓到摩西那裡說，我們怨讟耶和華和你，有罪了，求你禱告耶和華叫這些蛇離開我們。於是摩西為百姓禱告。耶和華對摩西說，你製造一條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這蛇，就必得活。摩西便製造一條銅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這銅蛇，就活了。《和合本》（《新舊約全書》，1973：191-192）

他們由曷爾山沿紅海的路起程出發，繞過厄東地；在路上人民已不耐煩，抱怨天主和梅瑟說：「你們為什麼領我們由埃及上來死在曠野？這裡沒有糧食，又沒有水，我們對這輕淡的食物已感厭惡。」上主遂打發火蛇到人民中來，咬死了許多以色列人。人民於是來到梅瑟前說：「我們犯了罪，抱怨了上主和你；請你轉求上主，給我們趕走這些蛇。」梅瑟遂為人民轉求。上主對梅瑟說：「你做一條火蛇，懸在木竿上；凡是被咬的，一瞻仰牠，必得生存。」梅瑟遂做了一條銅蛇，懸在木竿上；那被蛇咬了的人，一瞻仰銅蛇，就保存了生命。《思高譯本》（《聖經》，1968：209）

他們從何珥山起程，向蘆葦海的路，要繞過厄東地；在路上這百姓的心靈已經不耐煩了。抱怨天主和梅瑟說：「你們為什麼領我們由埃及上來，死在曠野？這裡沒有糧食，又沒有水，我們對這輕淡的食物已感厭惡。」上主遂打發火蛇到百姓中來，咬死了許多以色列人。這百姓於是來到梅瑟前說：「我們犯了罪，說了上主和你，請你禱告上主，使這些蛇離開我們。」

梅瑟遂為這百姓禱告。上主對梅瑟說：「你製造一條火蛇，放在竿子上，凡是被咬的人看牠，他就活。」於是梅瑟便製造了一條銅蛇，把牠放在竿子上，如果那蛇咬了一個人，他仰望向這條銅蛇，他就活。（筆者翻譯）

在這段經文中，原文用了不同的說法指「蛇」和「看蛇」這個動作。「蛇」是本文探討的象徵物，「看蛇」的動作是得到醫治的門路，均與本文有密切關聯，在此說明。

### 一、蛇

這段經文四次說到蛇，第一次出現的「火蛇」的兩個字，原來意思是「這燃燒的蛇」הַנְּחָשִׁים הַשֹּׂרְפִים (the burning serpents)。這些蛇出來進入百姓中咬他們，導致許多人死亡，可以看出這些蛇是有毒的蛇，毒蛇咬人看來是此敘事的歷史元素之一。有學者解釋「燃燒」的用詞顯示出上主如火一般的憤怒具體表現在蛇身上，或是被咬者在毒蛇的尖牙注入致死的毒液所感覺的痛苦如火燒一般。（Dennis T. Olson, 1996: 135, R. Dennis Cole, 2000: 347）在筆者的看法，古代以色列人的用詞往往是直接的描述，並非今日解經那樣深入的想法，這條蛇很可能是像火那樣的顏色，加上蛇發出的嘶嘶聲響，如同火焰燃燒一般，因此被描述成「燃燒的蛇」，在蛇的種類中的確有許多紅色、黃色或參雜了紅黃兩色的毒蛇。

接著出現「這些蛇」的「蛇」是加上定冠詞的單數字הַנְּחָשִׁים (the serpent)，與「火蛇」的「蛇」用字相同。希伯來文有其他的字，專門指某一種蛇，這段經文的「蛇」נְחָשׁ在《聖經》中使用廣泛，牠是引誘厄娃的蛇，<sup>3</sup>牠從梅瑟手中的棍杖變成，<sup>4</sup>牠也

<sup>3</sup> 創世紀（創世記）3:1 在天主所造的一切野獸中，蛇是最狡猾的。

<sup>4</sup> 出谷紀（出埃及記）4:3 棍杖即刻變成了一條蛇，7:15 手中拿著那根

是神話中的海怪，<sup>5</sup>用在此處的涵義看來只是泛稱的「蛇」。

第二次出現的「火蛇」使用「燃燒」שָׂרַף (burning) 指這條上主指示梅瑟製造的蛇。這個字乃是前述用語「燃燒的蛇」的簡稱。然而有趣的是，這個字也用來稱某種靈界的使者，依撒意亞 (Isaiah 或譯以賽亞書) 六章出現的使者「色辣芬」(seraph 撒拉弗) 即是此字，色辣芬飛到先知依撒意亞面前，手中拿著鉗子，從祭壇上取了一塊火炭，接觸先知的口，並消除他的邪惡，罪孽獲得赦免。<sup>6</sup>從色辣芬對先知依撒意亞所作的，「燃燒」意味著邪惡的消除，和罪孽獲得上主的赦免。本段經文記載當毒蛇進入百姓當中咬人後，他們去見梅瑟說：「我們犯了罪，說了上主和你。」這百姓已經認定他們被毒蛇攻擊，乃是因為他們犯了罪，從宗教療癒的觀點看，百姓在獲得療癒之前，罪孽的赦免是先決條件，如同論文前言引張順隆神父所言：「一個人要得到自癒，先要悔罪」。筆者認為這條梅瑟所作的銅蛇並非是「色辣芬」，它還是「蛇」形象，然而兩個敘事中的「燃燒」卻與罪的赦免有關。

兩次出現的「銅蛇」נָחָשׁ נְחֹשֶׁת (serpent of bronze) 寫法相同，第二次出現加上了定冠詞，指這條梅瑟以銅打造的蛇。「銅」和「蛇」這兩個字非常接近，nechoshet 指一種煉製的金屬，今日通常視之為「銅」，在當時的價值僅次於金和銀。從字源看這兩個字是出自相同字根 נָחַשׁ，同樣字根還有「行巫術」的涵義。在古代社會的醫療行為中，巫和醫是不分家的，在以

---

變過蛇的棍杖。7:9,10,12 使用另一個字 תַּנִּין (tanin) 表達這蛇。

- <sup>5</sup> 約伯傳 (Job 約伯記) 26:13 他親手戳穿了飛龍、依撒意亞 (以賽亞書) 27:1 來懲罰「里外雅堂」飛龍和「里外雅堂」蜿蜒、亞毛斯 (Amos 阿摩司書) 9:3 我也必令蛟龍將他們咬死。
- <sup>6</sup> 依撒意亞 (以賽亞書) 6:6-7 當時有一個「色辣芬」飛到我面前，手中拿著鉗子，從祭壇上取了一塊火炭，接觸我的口說：「你看，這炭接觸了你的口唇，你的邪惡已經消除，你的罪孽已獲赦免！」

色列民的傳統觀念裡，金屬煉製、蛇類、巫術、醫療均有關聯。

## 二、看蛇

本段經文中用了兩個字指「看蛇」的「看」，《和合本》均譯為「望」，《思高譯本》均譯為「瞻仰」，但是希伯來文是不同的兩個字。第一次出現的「看」**ראו**是「看」這個動作的泛稱，可以指一切看的動作，或引申為「眷顧、拜訪、選擇」等義。

第二次出現的「仰望」**בבטח**指「向上望」，帶有「專注地看」的意思，在創世紀（Genesis 創世記）十九章十七和廿六節用這個字描述天主的使者要羅特（Lot 羅得）和他的家人逃跑的時候不要往後「專注地看」，羅特的妻子沒有聽從，回頭「專注地看」，立即變為鹽柱。出谷紀（Exodus 出埃及記）三章六節用這個字表達梅瑟面對焚而不毀的荊棘時，害怕「專注地看」天主。只要被蛇咬的人，專注地看著這條被放在竿子上的銅蛇，他就能夠存活，不至死亡。「專注地看著這條銅蛇」就是醫療的關鍵，專注的背後很可能表明了患者的「悔罪」，以及對「抬頭專注地看著這蛇就必得到治療」這個信念完全接受。

## 貳、「蛇」在古代信仰中的象徵形象

「蛇」是許多神話傳說中都有的動物，在幾乎全世界所有的宗教信仰都佔有相當重要的位置。蒙得庫爾（B. Mundkur）認為蛇的生活習性與人類需要乾燥的環境相同，因此，在人類發展農耕技術以求生存的時候，受到洪水或豪雨的侵襲，就會向高處遷徙，而蛇類也是如此。在人類居住的地方，也是蛇類居住的地方，人和蛇因著氣候和環境產生連結，進而使這種爬蟲類動物成為祈求陽光和雨水的宗教信仰崇拜的對象。（Ralph W. Hood Jr. and W. Paul Williamson, 2009: 89-90）

古代以色列人的活動範圍，根據聖經的記載，他們的先祖亞巴郎（Abraham 亞伯拉罕）來自東邊的美所不達米亞



(Mesopotamia 米所波大米)，年代大約在公元前 1900-1700 年之間，定居在今天的巴勒斯坦 (Palestine)。亞巴郎的第三代雅各伯 (Jacob 雅各) 因飢荒的緣故遷居埃及 (Egypt)，300 多年後，梅瑟帶領百姓出埃及，以今日考古學的研究，出埃及的年代應該是在法老納姆西斯二世 (Ramesses II, 1279-1212 BCE)，這段「梅瑟舉蛇」的事蹟也就是發生於此時。以色列民族在歷史的舞台是較晚出現的一群人，在以色列人之前，早在公元前 3000 年，埃及人已經有了金字塔，蘇美 (Sumer) 和阿卡德 (Akkad) 是世界帝國。到了公元前 1400 年腓尼基 (Phoenicia) 殖民。在這些強大的民族中，後來出現的以色列人只是在阿拉伯沙漠活動的一小撮遊牧民族。(休斯頓·史密斯，1998：372)

以色列民族的在廣大且強大的外族環繞中，他們的生活、宗教和文化均深受他們所處的環境影響。對於「蛇」的觀念，他們也不可能脫離這個廣大領域的觀念，因此本文探討這個領域中的民族對於「蛇」的象徵形象。在美所不達米亞地區，舊巴比倫時期 (Babylon, 1905-1651 BCE) 的重要史詩《吉爾伽美什》(The Epic of Gilgamesh) 就述說了「蛇」長生不老的神話，以及有關於蛇的神祇。同時，古代的埃及有對蛇的膜拜，希臘文明由公元前 2000 年克里特島 (Crete) 的米諾斯 (Minos) 開始蓬勃發展，也有許多關於蛇的神話。

彼得·金斯利 (Peter Kingsley) 在他所著的《在智慧的暗處》中說到了古代世界的互動。有一條商業來往頻繁的王道，從西邊的中海為起點，通過安那托利亞 (Anatolia 現代土耳其的亞洲部分) 和敘利亞 (Syria)，一直通到波斯灣，綿延幾千英哩。(2003：12) 在遠古時代，長距離貿易的普遍程度要遠超過我們的想像，東西方來往頻繁，東方的貨物大量湧入西方，西方的商人也跑到東方。哪裡有貨物交流，哪裡就會開闢出商道；哪裡有文化接觸的途徑，哪裡就會有異文化的探求者。(2003：

17) 古代以色列民的在這片土地上遷徙和立國，他們必然受到這些鄰近宗教思想的強烈影響。因此，「梅瑟舉蛇」的事蹟背後，以色列人對「蛇」宗教形象的概念，必然對他們造成強烈的心理作用。

「梅瑟舉蛇」的事蹟發生在今天的西奈 (Sinai 西乃) 半島，這個段落本文要探討考古學者在西奈半島的發現，也從這個發現探討蛇在埃及神話中的角色。其次，本文將就「蛇」在美所不達米亞和希臘神話中的象徵形象作概略的探究。

### 一、考古學的發現

1959 年至 1969 年考古學家羅騰伯格 (Benno Rothenberg) 帶領的考古團隊在位於海灣的艾拉特 (Elat) 和阿卡巴 (Aqaba) 以北十五英哩的阿拉巴 (Arabah) 西側的亭納 (Timna) 挖掘出一個廟宇的遺址，證實了以銅蛇 (copper or bronze serpent) 作為崇拜對象的關聯。他們首先挖掘出一個屬於埃及人的銅礦礦場，屬於銅器和鐵器時代，裡面有豎坑、鎔解設備、牆上的雕刻，和一個小型供奉哈托 (Hathor)<sup>7</sup> 神的崇拜地點，1969 年在這個廟宇的殘蹟底下挖掘出一條銅蛇，五英尺長，蛇頭鍍金。這條銅蛇無疑地代表了一種地區性的崇拜，也證實了埃及文獻和圖像研究。考古學家後來又在沙榮平原 (Sharon Plain) 北部的美弗拉克丘 (Tell Mevorakh) 挖掘出一條八英尺盤繞的銅蛇，屬於晚期銅器時代<sup>8</sup> 的產品。(R. Dennis Cole, 2000 : 349-350)

在埃及的神話中，「蛇」佔有非常重要的份量，眼鏡蛇是下埃及的代表，鑄刻在法老王的面具上方。瓊伊斯 (Karen R. Joines)

---

<sup>7</sup> 哈托 (Hathor) 是埃及的女神，原是母親的形象，上埃及地區的天神霍魯斯 (Horus) 的保護者，後來與埃及的另一個母牛形象的神結合，因此她常以母牛的形象出現，當她顯為人形時，頭上也帶有牛角。蒲慕州 (2001)。《法老的國度》。台北市：麥田出版。

<sup>8</sup> 銅器時代在近東、埃及的年代是約公元前 4000-1800 年。

指出埃及人穿戴縮小的蛇形，以防止被蛇所咬。(R. Dennis Cole, 2000: 350) 她並論及古埃及的信仰中，蛇與許多的神結合，蛇的形象也經常用來當作「交感魔術」(sympathetic magic) 的對象，「藉著蛇的形象逐退蛇」對埃及人是很普遍的。(David L. Stubbs, 2009: 166) 崇拜為害的動物，以防止牠危害的觀念，他們膜拜胡狼，以防止胡狼去吃木乃伊，他們崇拜蛇，以防止被蛇咬。不過，梅瑟舉蛇的目的並非防止以色列百姓被蛇咬，而是為了能醫治他們，這與埃及人的信仰並不相同。再加上，以色列人是以動物獻祭，他們把祭牲的血獻給神，用以贖罪，這與仰望一條銅蛇得到贖罪似乎又是不一樣的觀念。

## 二、蛇在神話中的象徵形象

在《神話的歷史》這本書提及「蛇」的時候說「在許多不同民族的神話中，蛇是一個很有共通性的主題，因為蛇不僅擁有殺死其他生命的能力，而且還具有蛻皮（死去）重生的奇異本領。」(維若尼卡·艾恩斯，2005：28) 因此，蛇具有善、惡兩面的雙重象徵面貌。「蛇」的象徵在古代的埃及、迦南、美所不達米亞、希臘和埃及的宗教和文化活動都佔有非常重要的角色。「蛇」是來自冥界的惡魔力量和混沌，同時，「蛇」也是豐饒、生命和醫治的象徵。(Dennis T. Olson, 1996: 136) 「蛇」同時具有生和死的象徵，如同戶籍紀 (Numbers 民數記) 十七章十三節<sup>9</sup>記載司祭亞郎站在活人和死人中間，直到災禍止息。「蛇」在「梅瑟舉蛇」的事件中也位於活人和死人中間，專注仰望牠的就得以存活，不看牠的就必死亡。(Dennis T. Olson, 1996: 137)

「蛇」的象徵形象非常眾多，本文著重於有關「宗教療癒」的形象。在美所不達米亞，蘇美人的史詩《吉爾加美什》第十一卷描述，吉爾加美什 (Gilgamaesh) 得到一種能醫治各種病症

---

<sup>9</sup> 此處引用的是《思高譯本》，《和合本》的章節是 16:48。

的植物，這植物能使人返老還童，贏得生命的氣息。當吉爾加美什把這個植物帶回烏魯克（Uruk）的時候，路過一個水池，池水清涼，他走下水去洗。來了一條蛇，聞道了這植物的香氣，就靜靜地拿去了這個植物。這條蛇吃了這個植物，脫下了他鱗狀的皮。（Stephanie Dalley, 1992: 119）從此，「蛇」在美所不達米亞的神話中就具有長生不死的能力了。

在蘇美人的神話中，寧基斯資達（Ningishzida or Ningizzida）是冥界的神祇，是尼納卒（Ninazu）的兒子。他是拉格虛（Lagash）的王子古地亞（Gudea）所供奉的個人神（personal god）。他的名字源自「好樹的主」（Lord of the Good Tree），他住在冥府，監護所有的魔鬼，他也在天上，看守通往「阿努」（Anu or An）的天界之門。寧基斯資達的代表動物就是有角的蛇，或是稱為龍的「巴斯目」（Bashmu）。在他成為人形的銘刻圖像中，他是男性的神，兩肩各有一隻有角的蛇向上伸出。（Jeremy Blank and Anthony Green, 2006: 139-140）在考古學出土的文物中，有一個礦石製造的瓶子，刻有一隻龍和兩隻相纏繞的蛇，代表這位神祇的動物就是兩隻相纏繞的蛇。（Jeremy Blank and Anthony Green, 2006: 167）

雖然古希臘神話流傳的年代可能比本文探討的事蹟「梅瑟舉蛇」晚一些，對於梅瑟舉蛇的故事沒有影響。但是，從古希臘的神話讓我們看見他們深刻地受到美所不達米亞的影響，因此筆者還是認為有說明的必要，讓我們能體會這兩者之間密切的關聯，在地理位置上生活在這兩個浩瀚優美的古文明之間的希伯來人必然在這兩種文化的相會中受影響。

古希臘神話中，也有兩條相纏的蛇，是傳信使者赫爾墨斯（Hermes）的標誌。戴維·方坦納（David Fontana）在他的著作《象徵的名詞》（The Secret Language of the Symbols）中認為這種纏繞在一起的雙蛇圖像，象徵世界上正義與邪惡的兩種力

量。「雙蛇杖」是傳信使者赫爾墨斯的權杖與標誌。赫爾墨斯（Hermes）用一根手杖把兩條糾纏在一起的蛇分開，使他們不再爭鬥，因此雙蛇杖就成了和平的象徵。現在這種圖形代表「順勢療法」，即「以毒攻毒」的療法。（戴維·方坦納，2007：118）赫爾墨斯杖上這兩條相纏的蛇在著名的希臘宗教學者布爾克特（Walter Burkert）的理解是兩條正在性交的蛇，源自近東的傳統。布爾克特的解讀與本文後面要談的心理醫療有密切的關聯。（Walter Burkert, 1985: 158）

古希臘的醫神名為阿斯克勒庇俄斯 Asklepios（也有寫為 Asklapios, Aisklapios 或拉丁文的 Aesculapius），他是阿波羅（Apollo）與人類女兒所生之子，他的母親因為不忠於阿波羅，被阿波羅殺死。阿波羅把阿斯克勒庇俄斯交給當時最有名的醫師，也是最具智慧的人頭馬怪獸克戎（Chiron）撫養，他從克戎學習醫術，也有學者認為他的醫術是阿波羅傳授給他的。傳說他的醫術高明到什麼病都能治好，甚至可以讓死人復活。他最為顯著的標誌就在他所拿的杖上有一條纏繞的蛇。阿斯克勒庇俄斯的神殿就是古代的醫科大學和附屬醫院，在阿斯克勒庇俄斯的神殿中，守護神殿的神官養著無毒的褐色蛇，蛇代表醫治的能力，也是他的化身。他的四個女兒分別名為「伊阿索」（Iaso 意思是「醫療」）、「帕娜克亞」（Panacea 意思是「百病皆治」）、「埃格勒」（Aegle 意思是「光明」）和「希格亞」（Hygeia 意思是「衛生」）與他一起行醫，她的女兒使用「蛇」來治病，發展了「以毒攻毒」的療法。相傳，阿斯克勒庇俄斯突破禁忌，擅自對死者施行復活的醫術時，立刻觸怒了最高神宙斯（Zeus），最後他被宙斯用雷電劈死。死後的阿斯克勒庇俄斯升天，變成天上的蛇夫星座。（Walter Burkert, 1985: 214、山北篤，2006：27）

## 參、「看蛇」對療癒的影響

從前面的探討，從東方的美所不達米亞到西方的希臘和西南方的埃及，「蛇」在這片地區的宗教信仰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其中「蛇」醫療的形象對於接受治療者的心理影響是本段落要探討的主題。

### 一、蛇在心理學的象徵

瓊斯（Alfred Ernest Jones, 1879-1958）指出在心理分析的領域，普遍對於「蛇」的文化象徵有將近一百種，大多數也最持久的象徵是陰莖（phallus）。「蛇」根源於潛意識中對真實的陰莖的想法，帶著這種感情上抑制的傾向，導致內在心理的衝突，引起潛意識和意識的因素合併，達成妥協的組成，最後使這種基本的概念成為一個象徵，一個被注入潛意識意義足夠的替代品。因此，蛇作為一種持久的文化象徵，是不經意等同於陰莖的象徵。所有其他牽涉到「蛇」有關「性」的涵義都是由這個原初基本概念產生的。在許多典範的心理分析研究都廣泛的證明了這樣的理論。（Ralph W. Hood Jr. and W. Paul Williamson, 2008: 93）

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學派的人類學家巴瑞（Weston La Barre, 1911-1996）對這樣的象徵理論說明的最詳細，他追溯到埃及人對蛇崇拜的根源，他觀察蛇在古代埃及神話中出現的共同角色，通常是集中在創造、死亡和不死的主題，這類的主題都不可否認是與「性」有關的。譬如，兩條陰莖的功能（dual phallic functions）在他們的神話中認為是水神們（water gods）造雨，使生命發生於地上。如同梅瑟所拿的杖，梅瑟用他的杖擊打磐石，就流出水來，並且供應以色列人在曠野的需要。在美洲的神話中，還有許多不同的抽象描述，都有陰莖的性質，包括蛇的毛髮，這些象徵都與祖先、耕種和男性的陽剛之氣有關。巴瑞認為蛇與陰莖的關聯是在多重文化當中無所不在的明

顯現象，使他能夠令人心服地反問：「哪裡有『不』與陰莖產生關聯的蛇？」(Ralph W. Hood Jr. and W. Paul Williamson, 2008: 93)

巴瑞指出「蛇」在聖經中的象徵，都是與生命和死亡相關的，涵蓋了從「高的神」(high god)到「原初的魔鬼」(archdemon)。從「伊甸園」(the Garden of Eden)開始，蛇就被視為一個「原創者」(procreator)、一位教師和一個刑罰者，而且是長生不死的化身、陰莖和邪惡。一方面，牠看來是給予地上的生命，甚至給予永遠的生命，而在另一方面，牠又是上帝破壞和死亡的工具。(Ralph W. Hood Jr. and W. Paul Williamson, 2008: 93) 巴瑞認為，不管這些過多的相關涵義，真正的蛇乃是從心理學而來的象徵，所有的一切都是與此有關：人類的父親，尤其是父親的陰莖。對巴瑞而言，蛇就是絕對和陰莖等同，如同古典心理分析的理論。(Ralph W. Hood Jr. and W. Paul Williamson, 2008: 94)

盧塞勒 (Erwin Rousselle, 1890-1949) 是一位信賴佛洛伊德的理論的學者，他研究了希臘化時期的希臘關於拿蛇的崇拜，在早期希臘文獻中有一則簡短的調查，發現蛇的確是與陰莖有關的，還關聯那些英雄在死亡之後，得到著半神半人的像。(Ralph W. Hood Jr. and W. Paul Williamson, 2008: 94)

其他的心理分析研究者的觀點中，艾根 (Michael Eigen) 就拒絕把「蛇」絕對地都詮釋為陰莖的看法。從結構的限制上來看看蛇和陰莖的區別，陰莖是無法像蛇那樣捲曲的，而且蛇除了臨死和被抓住尾巴之外，通常都是完全伸長的。艾根認為蛇的象徵涵義，有潛意識和意識兩種，兩者都奠基於知覺的特殊領域，在此領域發生潛意識或意識，均與蛇的特性有關聯。(Ralph W. Hood Jr. and W. Paul Williamson, 2008: 94)

榮格 (Carl Gustav Jung, 1875-1961) 談論本我 (the Self) 的

象徵時說到大象、馬、公牛、熊、魚和蛇都是代表個人部落與民族的動物圖騰。（莫瑞·史坦，2007：209）其中蛇的象徵呈現最強烈及最明顯弔詭性的本我。牠代表人性中所有狡猾的（snaky）的事物，如求生存、護地盤及基本生理性的冷血本能。不過，牠也象徵身體與本能的智慧，也就是身體的覺察作用、直觀與本能的知識。蛇傳統上一直是一個弔詭的象徵，既代表智慧，也指向邪惡（或誘惑作惡）。蛇象徵本我內部最極端的對立緊張。（莫瑞·史坦，2007：214）

侯維（Oldfield M. Howey）則從埃及人對蛇的崇拜去探索，蛇的主要象徵乃是從蛇在埃及的象形文字中被描述為一個神祇是「繞圈的蛇」（Encircled Serpent）。當埃及人描述宇宙的時候，他們畫一條蛇，身上有著雜色的斑紋，咬著牠自己的尾巴。這些斑紋暗示宇宙中的星辰。這條蛇極其的重，好像地球，而且極其光滑不安定，像水。每一年牠用牠的皮脫掉牠年老的歲月，如同宇宙年復一年的週期的循環，相應的改變，再更新。牠食用自己的身體當作食物，暗示在世界上的萬物都是由神祇的供應而產生，也經歷腐壞進入萬物裡面。（Ralph W. Hood Jr. and W. Paul Williamson, 2008: 94-95）戴維·方坦納（David Fontana）對這種咬著自己尾巴的「自噬自生蛇」的象徵解釋牠不斷地吞噬自己，又不斷地從身體中再生，因而牠具有「圓圈」與「巨蛇」的所有象徵意義。「自噬自生蛇」代表「水」的要素，等同於「完美的事情」，象徵整體、再生、不朽與輪迴。這種圖案常見於古希臘和古埃及的傳統文化中。（2007：118）

「蛇」這個象徵的主題，經過了長遠的年代，文化的散布和變化。侯維認為蛇具有陰莖的象徵，這個象徵意義乃是源自蛇是「生命」，特別是「永恆不死的生命」。因此，所有關於陰莖的暗示都不是蛇的象徵最後的意義，真正的意義乃是要從一個更廣大的範圍來看，蛇指出「生命」和「再生」（regeneration）



的本質。(Ralph W. Hood Jr. and W. Paul Williamson, 2008: 95)

蒙得庫爾(Balaji Mundkur)細心地注意到在不同文化當中，「蛇」具有非常廣泛的象徵意義，除了有關「性」的象徵之外，蛇的象徵也藉著文化的神話和加工製品具有神祇、魔鬼、保護、祖先和繁榮的不同意義。同時他也留意到除了蛇以外的其他動物，具有性的意義和其他的文化的象徵，如埃及的河馬、西班牙的魚和中國的龍。在馬雅(Maya)文化中，沒有任何有關性的象徵。因此，蒙得庫爾認為古典心理分析對於蛇的象徵解釋太武斷了。(Ralph W. Hood Jr. and W. Paul Williamson, 2008: 95)

筆者非常同意蒙得庫爾的觀點，對於一個動物的象徵意義，必須從這個文化的處境去探尋。對於「梅瑟舉蛇」的事蹟，其中蛇的象徵形象也只能從美所不達米亞和埃及的脈絡去探知，而不能以其他地區對蛇的觀念去解釋。從以上的論述，「蛇」的心理象徵意義從「陰莖」轉向「生命」和「再生」，與原初在美所不達米亞神話描述的「生命」、「不死」和「醫治能力」吻合。

「梅瑟舉蛇」這個行動除了來自神的指示，必然也與百姓對蛇的象徵概念密不可分，當以色列民被蛇所咬，面臨生死存亡的關頭，在荒涼廣闊、醫療資源短缺的沙漠，他們必須抉擇，是否遵照梅瑟的話，舉頭仰望懸掛的銅蛇。當他們願意仰望銅蛇，就表示他們選擇了宗教療癒，而宗教療癒除了來自非人<sup>10</sup>因素的治療外，與心理療癒密切相關，可以說心理療癒在宗教療癒中扮演了很重要的地位。

## 二、看蛇得療癒的心理關聯

前文提及「專注地看著這條銅蛇」就是醫療的關鍵，專注的背後很可能表明了患者的「悔罪」，以及對「抬頭專注地看著

---

<sup>10</sup>「非人」指來自靈界的各種力量。

這蛇就必得到治療」這個信念完全接受。這個從經文中得知的論述，可以進一步從「關係」、「文化」和「自我」三方面探討「看蛇得療癒」的心理關聯。

古代以色列人強烈認同自己所屬的群體，這個群體與神的關係和彼此互相牽連關係都影響他們的生存，犯罪者會使群體受到神的咒詛，必須殺死犯罪者，把他們從民中割除<sup>11</sup>，以免使群體遭受災殃。這個群體的每個人與神和其他的人關係密切。斯洛特（Donald E. Sloat）和瑪斯特（Bruce Mast）談論罪與靈性療癒的關聯時，特別強調「關係」（Relationships）的重要。所有的一切都與「關係」有關。《聖經》對戒律牽涉到三種關係，第一種是「神和我」的關係，第二種是「我和我」的關係，第三種是「我與別人」的關係。（Donald E. Sloat and Bruce Mast, 2010: 161）<sup>12</sup>

在第一種「神和我」的關係，從物質的觀點看我的身體具有神的樣式，我自我覺醒地使用我的身體，使這身體成為覺醒的。不僅是我對自我的覺醒，我也覺醒於神如何察覺我對我自己的覺察。我認知神在我生命的關係，這影響了我生存的意義。我有能力在眾多選擇中作出道德的判斷。我有神，並且相信它，它在我裡面引導我。（Donald E. Sloat and Bruce Mast, 2010: 161-162）在這段說明中，作者明顯地想避開一神信仰的神觀，而把神（God）用「它」（it）表示，對於「梅瑟舉蛇」的情景，以色列人就必須面對每個自我與這位領他們出埃及的上主的關係，他們對於整個生活情境的抱怨，就是對神的抱怨，是得罪

---

<sup>11</sup> 希伯來文使用「切割」כָּרַת 這個動詞表達從群體切除的概念。

<sup>12</sup> 本套叢書 *The Healing Power of Spirituality: How Faith Helps Humans Thrive* 共有三本：*Volume 1: Personal Spirituality*、*Volume 2: Religion* 和 *Volume 3: Psychodynamics*。每本由許多作者的論文編輯而成，本文引用了 Volume 2 和 Volume 3 各兩篇論文。

神的行為。現在，他們必須悔改認罪，懇求上主的寬恕，赦免他們的罪，修復他們與上主的關係，他們才能得到身體的醫治。

在第二種「我和我」的關係，這種關係是在「意識的我」(me as a conscious being)和「身體存在的我」(me as a physical being)之間的關係，這裡暗示了靈魂—在那裡我的本體遇見了我物質的身體。只有我明確地知道我是誰，並能夠反映出我了解我是誰的行動，我的身體成為神的化身之所，成為神所造的肉身、教會的所在（神在我們之中的王國）、陰陽相會的地方。（Donald E. Sloat and Bruce Mast, 2010: 162）這樣我和我的面對，在身體或心理疾病的療癒中，扮演重要的分量，尤其是面對自己的行為，這部分會在後面有關「自我」的層面繼續探討。每個被蛇咬的以色列人必須深刻地認識自己，他除了重建與上主的關係，他必須理解他是誰，他唯有在這樣的認知下，他才能夠謙卑自己，順從地仰望蛇，並且在未來曠野的道路順從上主所差派的領袖—梅瑟的領導。

在第三種「我與別人」的關係，這個關係是從自身的物質層面的身體出發，認識自己的需要，以推及與別人的關係。這種關係基本上是屬於物質身體的，但是具有重要的神秘的、靈性的和本體的觀點。我們要對我們外在的行為負責，每一個人都有神的樣式，藉此我們能夠了解我是誰的一切（All About Me），也了解你是誰的一切（All About You）。（Donald E. Sloat and Bruce Mast, 2010: 163-164）這裡我們可以想見罪帶給人的影響，不僅是個人的，而是關乎別人的，也可以說是關乎群體的。當一個以色列人開始抱怨的時候，他必然影響了其他的以色列人，這個罪就蔓延到了全體，造成了群體受罰的結果，連帶那些沒有抱怨的人，也可能受到毒蛇的攻擊。每個被蛇咬的以色列人必須知道自己和群體的關聯，他才能夠為了整體的利益放棄抱怨，甘願順從。

除了「關係」的重要，「梅瑟舉蛇」的背後，還有「文化」的因素。

當一個人願意接受「抬頭專注地看著這蛇就必得到治療」這個信念，或者為了得到醫治願意去嘗試這個動作，就表示了一種文化的認同。宗教不能與文化分離而存在。宗教的意義和目的總是根植於一種文化，當一個宗教進入到一個文化，文化總有一些東西是不理會宗教，而繼續對那個地方的人具有意義。(Louis Hoffman, John L. Hoffman, Joy L. S. Hoffman, and Heatherlyn P. Cleare-Hoffman, 2010: 202) 文化造成人對於醫療方式的選擇如同對信仰的認同，格資坦比 (Daniel J. Gaztambide) 說當我們選擇一種醫療方式，或服用一顆藥，那就是一種信仰的元素，是我們從文化和社會環境學習到的一種堅定的信念。他引用斯騰伯格 (Sternberg) 的話說，我們學習知道這樣的醫治或藥物是對我們有幫助的，我們相信它。而真正使我們的病情得到改善，給予我們得到療癒盼望的只是「安慰劑」產生的果效。這是從心理因素組成的療癒方式，在任何治療的方式裡，心理因素都佔有三分之一的療癒果效，不論是西方的醫學或是任何來自宗教的傳統醫療都是一樣。(Daniel J. Gaztambide, 2010: 306)

埃及在古代社會是個醫療頗為發達的地方，他們很早就有為亡者的遺體作木乃伊的技術，他們對人體的骨骼、內臟的位置、心臟的機能都有精確的認識，且知血管發於心臟而通於全身，對脈搏也很重視，並能藉著脈搏測知病情。雖然在民間還是有靠驅邪符咒醫病，禮聘祭司禱告驅魔，以求治病，但是在知識份子和開明人士中醫藥是非常進步的，著名的大夫也不少，且多為專科，如婦科、眼科、小兒科等皆有專門醫師主持。著名的《史密斯卷本》由愛德溫·史密斯 (Edwin Smith) 所發現，為公元前 1600 年的文物，長達 15 英呎，記載臨床手術，

由頭骨破碎到脊椎骨受傷等 48 種之多，每種手術無不以嚴謹的步驟進行。在第十一王朝某王后的陵墓中也發現一個藥櫃，裡面有草藥、丸藥和藥具等。（羅漁，1998：199-200）

出谷紀（Exodus 出埃及記）記載古代以色列人過去曾經在埃及居住了數百年，「梅瑟舉蛇」的時間地點是他們已經離開了醫學發達的埃及，居住在沒有醫生也沒有草藥的廣大沙漠。被蛇咬的人要在兩種醫療背景的文化思維中作個抉擇，他們是否願意接受「抬頭專注地看著這蛇就必得到治療」這個信念，或者至少願意試一試。看來，除了可能有人還帶著埃及的藥草和醫具，他們幾乎沒有別的選擇，在死亡和生命之間，或是說在宗教治療和醫學治療之間，他們要作個決定。

當他們在文化的處境，選擇了「抬頭看蛇」這種宗教治療的方式，在心理治療的理論，他們是面對了「自我」。任何宗教療癒，最終也是最重要的一環，就是接受療癒的信仰者必須面對自我，尤其是面對自我的行為。普格（Myrna M. Pugh）認為「梅瑟舉蛇」的例子是對於心理療癒最好的說明。這些以色列人厭倦上主給他們的食物、居住的環境、飲水的不易取得，他們有許多不高興的理由向梅瑟抱怨，上主差派致命的毒蛇去咬他們。醫治他們的辦法就是藉著咬他們的毒蛇，他們必須抬頭看那咬他們的毒蛇，才能得到痊癒。這條蛇被放在他們面前，他們要作這個決定，不願意面對這條蛇的人，結局就是死亡。（Myrna M. Pugh, 2010: 17）面對這條蛇，就是面對自己錯誤的行為。

在心理治療最優秀的方式，就是患者必須面對他們自己的行為。他們自身的痛苦和創傷都要被拿出來，如同面對鏡子一樣面對自己，這才是感情成熟的階段。如果一個人不願意走過這個階段，不能面對自己，他將無法成長。一個成熟的人必須要面對自己的行為。學習面對錯誤和痛苦，並發展出因應的技

巧使人能夠成熟。梅瑟把這條蛇毫不迴避地放在他們面前，要他們負責地面對自己的行為，決定自己在生命中想要的。(Myrna M. Pugh, 2010: 17-18) 在這個案例中，他們是否得醫治在於他們自己的決定，他們自己決定是否仰望神的醫治。當一個以色列人願意選擇抬頭仰望這條蛇，就是他願意面對自己對生活不滿的抱怨，他必須承認抱怨就是對神的不信，只要他悔悟這樣的不信，以抬頭望蛇表達他相信神的治療，醫療就在他身上開始了。

## 結論

本文從「梅瑟舉蛇」的聖經敘事開始探討，第一部份探討這段故事在希伯來聖經的記載，「蛇」這個字的涵義僅是一個泛稱，「火蛇」的原義是「燃燒的蛇」，可能是指蛇的顏色。上主用了「燃燒」來描述梅瑟製造的銅蛇，用字與潔淨先知依撒意亞（以賽亞）的使者色辣芬（撒拉弗）相同，暗示了他們需要潔淨的悔改。文中也用了兩個動詞來描述「看蛇」的「看」。在命令梅瑟製造蛇的時候用的是通常的「看」，但要求被蛇咬的人「看」，則是用了另一個「仰望」，這個字帶有「專注地看」的涵義，表明了這種「看」背後的堅定信念，看的人接受了「抬頭專注地看這條銅蛇就能得到醫治」。

本文的第二部分探討在古代宗教世界「蛇」所象徵的形象。「蛇」因著牠喜歡乾燥的生活環境，與人類的居住條件相同，因此有人居的地方就有蛇。考古學在西乃半島發現的銅礦場和銅蛇，顯示蛇屬於地區性崇拜的對象，是埃及人的神祇之一。埃及神話中也有對蛇的崇拜和對避免蛇咬的作法。蛇，在美所不達米亞的《吉爾迦美什》史詩當中，就因為偷吃了長生不死的植物，開始脫皮，使牠具有生命、再生和不死的重要形象。蘇美神話傳說中的醫神－寧基斯資達的化身是兩條相纏的蛇，

蛇也是他的代表動物，這個蛇形象一直影響到了古代希臘。古希臘的神話中，蛇的形象和醫療也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傳信使者赫爾墨斯的權杖上面就是相纏的兩條蛇。還有希臘的醫神阿斯克勒庇俄斯，傳說他的醫術能使死人復活，他所持的杖也是一條纏繞的蛇，他的神廟裡還養著蛇。從蛇在美所不達米亞到埃及和希臘的宗教中所佔的地位，推測蛇的象徵形象也影響著居間的以色列民族，梅瑟舉蛇敘事中的以色列人對蛇和醫療之間關聯的認知，必然與整個大環境的觀念有必然的連結。

本文的第三部份從心理學的觀點去看「梅瑟舉蛇」對宗教療癒的影響。首先探討了不同學者從心理分析的觀點看「蛇」的象徵意義，許多學者認為蛇就是「陰莖」的象徵，但是追根究底，陰莖的象徵原是源自生命、再生和不死的形象，與古代的美所不達米亞、埃及和希臘產生了連結。蛇在不同的文化有其象徵意義，要解釋梅瑟舉蛇的事蹟，必須從美所不達米亞和埃及這片土地上，蛇的象徵形象來探究才是正確的。

本文談論「專注地看著這條銅蛇就得痊癒」這個信念背後，被蛇咬的人得到療癒的心理因素。首先談到尋求療癒的人要在三種關係中尋求醫治，一是與神的關係，二是與自己的關係，三是與別人的關係。在第一種關係中，他們必須悔改認罪，懇求上主的寬恕，赦免他們的罪，修復他們與上主的關係，他們才能得到身體的醫治。在第二種關係中，他必須理解他是誰，他唯有在這樣的認知下，他才能夠謙卑自己，順從地仰望蛇，並且在未來曠野的道路順從上主所命定的領袖—梅瑟的領導。在第三種關係中，每個被蛇咬的以色列人必須知道自己和群體的關聯，他才能夠甘願順從，為了整體的利益放棄抱怨自己的感覺和訴求。

接著，論及文化對於宗教信仰的巨大影響，以色列人從醫療發達的埃及走到曠野，他們必須在醫療的方式中抉擇是否接

受這樣「看蛇」的方式，他們堅定相信看蛇就能夠得痊癒，這樣的信念對療效有三分之一的影響。最後，談到他們要學習面對「自我」，面對自己的錯誤和痛苦，並發展出因應的技巧使他們能夠成熟。梅瑟把這條蛇毫不迴避地放在他們面前，要他們負責地面對自己的行為。在這個案例中，他們是否得醫治在於他們自己的決定，他們自己決定是否仰望神的醫治。

從心理學的立場看「梅瑟舉蛇」的故事使人更多的關注在於心靈的醫療，而非僅是身體的醫治。在我們所處的環境，有許多人跑醫院尋求物理或化學的醫療方式，但卻沒有回歸轉向自我的裡面，看看自己的錯誤，自己與神、與人的關係。梅瑟舉蛇的故事讓我們再次思考心理因素對於身體密不可分的影響力。



## 參考文獻

### 一、聖經及字典

(1973)。《新舊約全書》。台北市：聖經公會。

(1968)。《聖經》。台北市：思高聖經學會。

(1986) *Biblia Hebraica Stuttgartensia*. Stuttgart, Germany: Deutsche Bibelgesellschaft.

Gesenius, Wilhelm (1962). *Hebräisches und Aramäisches Handwörterbuch über das Alte Testament*. Berlin, Göttingen und Heidelberg, Germany: Springer-Verlag.

### 二、中英文文獻

山北篤，鄭銘得譯(2006)。《西洋神名事典》。中國汕頭：汕頭大學出版社。

休斯頓·史密斯(Huston Smith)，劉安雲譯(1998)。《人的宗教》。台北縣：立緒文化。

林子淳(2011)。《利科：在聖經鏡像中尋索自我》。香港：基道出版社。

林富士(2008)。《中國中古時期的宗教與醫療》。台北市：聯經出版。

(明)吳昆(2001)。《黃帝內經素問吳注》。北京市：學苑出版社。

彼得·金斯利(Peter Kingsley)，梁永安譯(2003)。《在智慧的暗處》。台北縣：立緒文化。

哈金·莫隱丁(Shaykh Hakim Moinuddin Chishti)，林子涵、龔載潤、黃思恩譯(2008)。《蘇非療癒》。台北市：河中文化。

胡國楨、丁立偉、詹娥慧合編(2008)。《原住民巫術與基督宗教》。台北市：光啟文化。

莫瑞·史坦(Murray Stein)，朱侃如譯(2007)。《榮格心靈地圖》，台北市：立緒文化。

- 維若尼卡·艾恩斯（Veronica Ions），杜文燕譯（2005）。《神話的歷史》。台北市：究竟出版。
- 蒲慕州（2001）。《法老的國度》。台北市：麥田出版。
- 戴維·方坦納（Fontana, David），何盼盼譯（2007）。《象徵的名詞》。台北市：米娜貝爾出版。
- 羅漁（1998）。《西洋上古史上冊》。台北市：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
- Black, Jeremy and Anthony Green（2006）。*Gods, Demons and Symbols of Ancient Mesopotamia*. Austin, TX: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 Burkert, Walter（1985）。*Greek Relig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Castleden, Rodney（1991）。*Minoan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Cole, R. Dennis（2000）。*The New American Commentary. Volume 3B: Numbers*. Nashville, TN: Broadman & Holman Publishers.
- Dalley, Stephanie（1992）。*Myths from Mesopotamia*.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Ellens, J. Harold ed.（2010）。*The Healing Power of Spirituality. Volume 2: Religion*. Santa Barbara, CA: ABC-CLIO, LLC.
- Ellens, J. Harold ed.（2010）。*The Healing Power of Spirituality. Volume 3: Psychodynamics*. Santa Barbara, CA: ABC-CLIO, LLC.
- Gaztambide, Daniel J.（2010）。'The Role of the Placebo Effect, Individual Psychology, and Immune Response in Regulating the Effects of Religion on Health'. Ellens, J. Harold（Ed.）, *The Healing Power of Spirituality: How Faith Helps Humans Thrive. Volume 3: Psychodynamics*（302-324）。Santa Barbara,

CA: ABC-CLIO, LLC.

Hoffman, Louis John L. Hoffman, Joy L. S. Hoffman, and Heatherlyn P. Cleare-Hoffman (2010). 'Culture, Religion, and Spirituality: How Spirituality Saved Religion'. Ellens, J. Harold (Ed.), *The Healing Power of Spirituality: How Faith Helps Humans Thrive. Volume 2: Religion* (191-206). Santa Barbara, CA: ABC-CLIO, LLC.

Hood, Ralph W. Jr. and W. Paul Williamson (2008). *Them That Believe*. Berkeley, Los Angele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Jacobsen, Thorkild (1976). *The Treasures of Darkness*. New Haven, CT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Lloyd, Seton (1987). *The Archaeology of Mesopotamia*.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Olson, Dennis T. (1996). *Interpretation: A Bible Commentary for Teaching and Preaching. Volume: Numbers*. Louisville, KY: John Knox Press.

Pugh, Myrna M. (2010). 'The Psychodynamics of Religions That Heal'. Ellens, J. Harold (Ed.), *The Healing Power of Spirituality: How Faith Helps Humans Thrive. Volume 3: Psychodynamics* (16-35). Santa Barbara, CA: ABC-CLIO, LLC.

Sloat, Donald E. and Bruce Mast (2010). 'The Problem with Sin: Why Redefining Sin Opens The Path to Spiritual Healing'. Ellens, J. Harold (Ed.), *The Healing Power of Spirituality: How Faith Helps Humans Thrive. Volume 2: Religion* (143-173). Santa Barbara, CA: ABC-CLIO, LLC.

Stubbs, David L. (2009). *Numbers*. Grand Rapids, MI: Brazos

Press.

Zevit, Ziony (2001). *The Religions of Ancient Israel*. London and  
New York: Continuum.

初稿收件：2013 年 02 月 26 日

初審通過：2013 年 06 月 26 日

二稿收件：2013 年 08 月 06 日

二審通過：2013 年 08 月 13 日

#### 作者簡介

作者：王維瑩 (Janice Wei-ying Wang)

最高學歷：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碩士

現職：輔仁大學宗教學系博士生

E-mail：janicewang70@hotmail.com

## **A Psychological View of Religious Healing: A Study of the Narrative of Moses' Bronze Serpent**

Janice WANG Wei-Ying

PhD Candidate, Dept. of Religious Studies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 **Abstract**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auses of physical disease and a patient's spiritual situation has been affirmed by many religions.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cope with this problem by an analysis of the narrative in *Numbers* 21: 4-9. After an introduction, the second part of the article studies the biblical narrative. The third part investigates the meaning of serpent symbolism in the ancient world, while part four continues to look into the symbolic meaning of serpents from a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Persons bitten by serpents may physically recover their health, as they seek to heal their relationships with God, with themselves and with other people.

The story of holding up the serpent invites us to reconsider the influence of psychological factors on our body.

Keywords: religious, healing, Moses, serpent

